

“我家的‘人世间’故事”主题征文 优秀作品选登四

装在煨罐子里的爱

□ 河南固始 马晓冲

一

生活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溅起的浪花会折射出五彩斑斓的人世间风貌。

在我纷繁的记忆里，“衣食住行”如漫山的荒草，占据了我记忆的山岭。这其中，“住”的分量不言而喻，犹如苍劲的大树，在山岭上巍然屹立，引人注目。

回想我与住的故事，我的安居之路，记忆的洪水漫过坝顶，缓缓东流……

二

小时候，我家住在豫南的小山村。老宅曾经是生产队的“队屋”，三间土坯房。一到下雨天，屋里就会漏雨，我们就会找搪瓷盆、木桶接水。

1985年，父亲经过筹备，决心翻新新房。老房子扒掉，在原址新建新房。

新房子还用土坯堆砌。父亲在离家不远处的一块稻茬田，放干水晒干。然后套上牛，拉上石碾，轧上一整天。第二天，父亲找了两个人，来打坯。打坯时，用坯刀把泥土切成大小一致的长方体，铲起来晒干。后来全家动员，把这些干土坯搬回去，准备砌墙。我那时力气小，捧一块土坯到家，要歇好几回。

在本村几位泥瓦匠的帮助下，干了一个多月，五间“明三暗五”的坯墙瓦顶的房子，终于盖好了。

记得上梁那天，父亲放了一长串鞭炮。母亲把馒头煮熟，点上红点，把一些花生染成红色，装在贴上红纸的竹筐里。几位上梁的师傅，把竹筐抬上房梁，吆喝着，把馒头和花生从房梁上抛下，引一群小孩子哄抢。父亲和母亲的笑声，在山村里久久回荡。

三

师范毕业后，我辗转转换了几个工作单位，但是都居无定所。

2000年，我在集镇上，贷款买了一间国有土地的地皮，宽3.5米，深25米。

我在当地找了一个建筑队，包工头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简略的建筑结构图，我们谈好价格后，半年时间一套小楼房就建造好了。楼房布局是：前面一间两层，后面一间两层，中间是厨房、卫生间以及通往前后二楼的楼梯。这套房子连装修，花费不到5万元。

这是我自己拥有的第一套房子，从此我有了一个暂避风雨的安居之所。在这里，我创作了第一部诗集《梦翔》。

四

2007年，我通过了全县教师招聘考试，调到了县城一所学校教书。

每周从县城到集镇来回奔波，极不方便。我便把集镇上的房子卖了，卖了7.8万元。我用这些钱付了首付款，在县城一个叫“湖畔春天”一期的小区，买了一套98平方商品房，大产权，步梯5楼，三室两厅，一厨一卫。装修好，大概花了16万元左右。

从此，我在县城有了落脚点。在此一住，就是10年。在这里，我出版了第二本诗集《飞天》。

五

随着我的两个孩子逐渐长大，98平米的房子显得十分局促。

2018年，我把“湖畔春天”一期的房子，连同全部家具以26万元卖掉了，换到了“湖畔春天”二期，买了一套近140平米的房子，步梯三楼，三室两厅，一厨两卫。比“湖畔春天”一期明显的提升，在二期我们用了管道天然气。

房子宽敞了，全套的红木家具，住起来格外舒适。我还特意定制了书柜、书桌等。闲暇时，养上了几盆花，还买了一个供氧的大鱼缸，养上几条锦鲤，让整个房间都充满勃勃生机。

有几位中书协会员的书法家朋友，还为我写了几幅字，家里满书香气。

在这里，我出版了第三本诗集《绽放》。

六

2021年夏天，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我在县城“幸福家园”联排别墅区，买了一套别墅。

整栋别墅宽7.5米，长20米，建筑面积将近300平方米，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

入住后，喜欢养花的我，在院子里种下了梅花、菊花、墨竹梅、墨兰、月季、太阳花、发财树、幸福树等。

我在大门外，种上了几棵葡萄苗。在东院墙边，栽种了柿子树。坐在院子里，看一只只鸽子在小院周围悠闲地玩耍，我畅想着瓜果飘香、鲜花吐蕊的胜景，一种惬意油然而生。

几位知名书画家，题字作画，我装裱好后，悬挂在客厅，以此激励自己，踔厉奋发，不断前行。

在这里，我创作了第四部诗集《与喧嚣保持距离》。

七

日子总像从指尖流过的细沙，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落。

几十年的风雨变迁，我的安居之路上，吹过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我的经历，是无数人不平凡际遇的一个缩影。

在我的内心深处，激荡着一股感恩的洪流，此生不悔入华夏，逢其时，躬逢其盛，与有荣焉，幸甚至哉！

我坚信，我的安居之路还将朝着更加谱美的方向延伸。

我还坚信，更加绚丽幸福的日子，将在下一部诗集里，熠熠生辉。

致爷爷的一封信

□ 河南固始 李红林

尊敬的爷爷：

您离开我们已经65年了，看不到我今天写给您文字。爷爷这个称谓，对我是那么的陌生与遥远，但又是那么的熟悉、亲近与温馨。

每逢教师节来临的时候，我都会专程回去给您敬香。您是老师，是深受学生爱戴的李研之先生，您把生命的最后一秒都融给了教育，融给了讲台，融给了学生。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模糊的记忆，又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1890年，聪慧好学的您来到这个世界，靠努力和勤奋考入南京农林学院。在学校，您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毕业后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投身革命。裴光先生是您的好伙伴，据历史记载，裴光先生1916年考入固始中学，1925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在东北做地下党工作，1931年任山东省宣传部部长，1933年秋被敌人杀害。爷爷，您能告诉我您的革命工作和革命经历吗？您是不愿意告诉我们还是不能告诉我们？

1964年第7期《萌芽》杂志的封面上，是毛主席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几个学生交流的场景，您就是几个学生之一呀！你们在讨论什么？是指江山、激扬文字，还是在规划祖国未来的蓝图？参加了革命，危机四伏，暗流涌动，今天的电视剧也告诉我当时的工作是多么的危险，同伴被捕了，牺牲了，您并没有被吓到，而是一边站讲台，一边闹革命。

“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也有读书的权利。”您对奶奶说。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您的言行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大姐、二姑走进了校园，接受了和男孩子一样的教育。人有书，则不俗。她们上学的时候恰是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的教科书都是本土油印。每个学期您都会千方百计托人在上海商务局给她们买洋版书。1944年秋，大姐读小学三年级，由于抗日战争处于相持状态，未能买到洋版书，您就用两层竹纸粘在一起，一字一字地将整本书抄下来，自制一本语文书。您是，怕油印的课本他们看不清楚呀……今天聊到这儿时的时候，88岁的姑姑依然老泪纵横……

姑妈们还告诉我，当时家里正南墙上挂着一副对联：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您还为自己的几个孩子做了一个大书桌，阳光最好的那间房子是书房，专供孩子们学习。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80年前，您就有这样的思想，在艰辛的岁月里，把孩子们一个个送进大学的校门。

“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您还“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温暖与幸福惠及芸芸众生，体现出大胸怀与大境界。

固中、固师、思源女中、息荫高中、固始职业学

校、凡是开设化学课的学校都邀请您去任教。是您，拥有固始第一台收音机。那是唯一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您随时随地向学生们传递“中国好声音”。

1953年，您受邀去潢川任教，全县的化学老师就您一人。这个学校的课上完了，又匆忙地赶往下一所学校。没有交通工具，唯有步行。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您硬是凭着坚强的意志，上课之余编写了《简易化学读本》，成为当时通用的教材。

1956年3月20日，这是一个永远让人铭记的日子。您累倒在讲台上，临终时，您留下了这样的话：我对不起毛主席在广州农运所对我的信任，对不起全校老师、同学和工友，我没有完成教育青年的任务……说完了这些，您就再也没有醒来。任凭师生们如何呼喊，您却没有应答的声音。那一年，父亲16岁，四姑12岁，五姑未满一岁，大姑、二姑、三姑都在外地工作，未能为您送行。

今天，我在《潢高百年校庆》和《固始一中百年校庆》上找到这样的文字：“1956年下半年，信阳专区教育局举办了李研之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组织信阳地区各学校和学生参观，号召全县师生学习他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爷爷，或许是受到您的影响，我也有过任教5年的经历。在那教书育人的岁月里，我把您当作标杆，严格要求自己，没有请过一次假，即便怀着果儿也能坚持白天上课，晚上去医院吸氧，我如您一样坚强，如您一样深爱着学生，深爱着这份事业。

俯首甘为孺子牛，研穿白发尚未休，而今更是春耕日，披月荷锄要带头。”这是您在1951年写下的诗句。看到这首诗，我应忆我看到您临窗研读、奋笔疾书的场景。老牛应知夕日晚，无须扬鞭自奋蹄。其实，您何止是孺子牛！投身革命，您是目标坚定的拓荒牛；艰苦奋斗，您又是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呀！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正在阔步前行。如果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宝贵的品格和崇高的价值追求，而从未谋面的爷爷，您的道德力量和精神追求，已经成为我和全家人毕生前行的动力和源泉。

爷爷，李研之先生，我和家人以您为荣！致以崇高敬礼！

您的孙女：林林
2022年5月20日

回家

□ 河南固始 瓷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到“妈妈”的时候，我习惯性地用“母亲”来代替。可能是我真的长大了，也可能是因为父母的老了，以至于我觉得用“父亲”“母亲”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同时，也透露出随着年龄增长，我对他们情感依赖越来越少……

一天晚上，老母亲打来电话说：“家里的老母鸡鸡了，小鸡又死了一只。”可以听得出，母亲很受伤感。我告诉母亲：“这个周末有空的话，我就回家看看。”不知从何时起，“有空的话”，成了我给予母亲“回家”的承诺。

我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来自农村，通过十年寒窗苦读，幸运地在一个小县城里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安家，结婚生子。所以，在我口里的“回家”，通常是指回老家，回那个我从小生长、如今依然住着亲人的地方。那里有低矮的房屋、干净整洁的窄路、孩子追逐的欢声笑语，那里有鸟语花香、不啻苏溪、金色田野、雪地里追野兔的美好回忆，那里自由的空气中承载着全部的乡愁……

我和丈夫在求学中相识、相知，最终都选择了光荣的人民警察事业，矢志不渝地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努力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平时只要放假，我们就会回老家。有时回他的老家，有时回我的老家，不管回哪个家，只要回去，家里都会提前准备各种好吃的，仿佛我们还是那个放学回家饥肠辘辘的孩童。

母亲看见我们进了村，就开始用最熟悉的大嗓门招呼着，仿佛在跟全村人炫耀：看，我家孩子回来了。刚打开车门，怀里孩子就被抢着抱了去，又是疼爱又是逗弄，喜欢得不行，仿佛怎么也疼不够似的。那是隔代亲，亦是希望的传递。到家以后，想去厨房搭把手，被“轰”了出来：“热，灰多，去看电视去！”想去田里帮个忙，被“撵”了回来：“用不着，回去看好孩子！”

通常，我们或在院子里坐着聊天，或去菜园挖菜，或去池塘边溜达，找野鸭、钓鱼、掰茄子，或沿着田埂奔跑，贪婪地嗅着早已融入血液的泥土，刻在骨子里的烟火气、泥土气，像鸟儿一样自由，像鱼儿一样快乐。此刻，我们还是曾经的孩子呀！

有时我们也会被允许帮忙，静静地聆听，爷爷、奶奶或者妈妈的“故事”，聊着怎么也聊不完的家长里短。看灶锅里烧得正旺的柴火，是老人对儿孙满腔的热情；稻田里种着的茁壮的禾苗，是老人对生活满怀的希望；晒场上晾晒着的刚收获的粮食，是老人对日子满眼的踏实感啊！

回家停留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准备走的时候，老人早已准备好了各种特产：大米、菜籽油、蔬菜、红薯、南瓜、鸡蛋、咸菜……每次车子的后备厢都被塞得满满的。我们一边说着“够了够了”，老人一边往车上装东西；老人一边说着“没有了”，一边源源不断地“变”出东西。我常跟丈夫开玩笑说：“这是担心我们在城里没吃的没喝的呀……”丈夫总是调皮地说：“我们不是回来看望老人的，是回来‘打劫’的，关键是被‘劫’的人还很高兴！”我们相视一笑，收着吧，虽然很多东西我们用不着，但只要老人开心就行。

时间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有的，但随着工作越来越忙，或许是懒惰了，每年回家的时间总是挤不出来。老人常常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今天家里小鸡出生了，昨天新买了猪仔、小牛，前天母羊又生了几只小羊，前几天同村的谁去世了……我们知道，是他们想我们了。年纪越大，他们对生命的新生和逝去就越容易心生感触。他们说不出华丽的语言，但他们有着最朴素的感情。他们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更热爱他们用生命滋养着我们的我们。

这就是我们家的故事。回家的路还很长，我们会一直在路上……

一家三代人的求学路

□ 河南固始 汤士超

父亲的帮工求学

父亲生于1938年，那时祖家有家薄田十几亩，黄牛两头，家道还算平和。父亲和伯父兄弟二人也得有机会上学，在父亲的舅家——一个老秀才家上了一年多的私塾。然而好景不长，自祖父三十九岁病逝，十岁的父亲和十六岁的伯父一贫如洗。那时伯父帮工，父亲放牛，孤儿寡母就这样艰难地生活。可是世道不平，土匪猖狂，祖母在眼皮巴看着黄牛被土匪牵去之后，一气之下病不起。从此父亲和伯父二人开始了各自的帮工生涯。

腊月天父亲给东家挑塘泥（那时化肥稀少，连有机肥也不多，多数人家都在冬天把沟塘水放干，把塘底的淤泥挑到地里肥田），父亲虽然年纪小，但个头较大，纵是如此，一天的塘泥挑下来，肩膀肿得像发面馒头。晚上看东家用算盘稀里哗啦地打着出入帐。好学的父亲便跟东家提出帮他学打算盘，而东家更会打“如意算盘”——他要父亲的劳动来交“学费”。

就这样，父亲白天从塘里向地上一挑挑挑塘泥，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一丝不苟地学打算盘。学得久了东家还会催促着睡觉，害怕浪费了灯油，整整一个冬天，父亲的肩上起了厚厚的老茧，算盘也学得大有长进，从加减到乘除都学会了。虽然没拿到一分工钱，但学会了这门“技术”让他受益一生。

父亲从十八岁开始在村里当了四十多年的村干部，这中间干了二十多年的会计，他经手的账目从未出现过差错。而在向我们提及这段学习经历时，他说得很平静，但我知道平静背后的艰难时光是靠坚强和毅力渡过的。

哥哥的半农半读

1966年之后的十年，国家一度取消了高考制度，靠组织的推荐上大学，哥哥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了他的初中学业。那时上学的时间大体上被分成两块，一块是课堂学习，另一块就是参加农业劳动。帮学校边上的一大块除草，摘豆子，摘棉花，给老师家干农活。那时的学生上学都比较迟，等上了中学身体基本上发育成人，所以干这类活儿也不在乎在不在话下。在那样的大背景下，老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毕竟体力劳动的成果来得比较实在，而劳动的表现比考试分数的分量要重得多。待到恢复高考，拿录取通知书的手却怎么也擎不住那支“英雄”牌钢笔。

高中毕业后哥哥依照父亲的意愿回村做了一名民办教师。从站上讲台的那一天起，家里的那盏台灯从未在十二点以前熄灭过。自己恶补初中高中的课程，后来他又通过脱产学习和自考拿到了大专和本科文凭。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时代在他们心灵上烙下的烙印到底是一种磨难抑或一种伤害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理解得最深刻。

侄儿的大学他做主

2012年正月初，94岁高龄的姥姥悄然病倒了，亲人们日夜轮流守候在老人的身边。当姥姥示意我母亲和二姨多陪她一晚上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姥姥这颗星要陨落了。果然，一个星期以后，姥姥安详地走了！尽管我们这儿有高龄老人去世“半忧半喜”之说，虽然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但当姥姥的灵柩入土时，我想到今后再也看不到敬爱的姥姥了，我这个年近五十的汉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放声痛哭起来：“姥啊，您不是说现在生活在天堂里吗？怎么可能一个人去了那很远的地方呢？”

几十年过去了，姥姥也已仙逝，当年的煨罐子早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琳琅满目的家用电器。如今，国和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过上了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姥姥家生活的那段快乐时光，总是像过电影一样，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那根煨罐子炖过的饭菜，在我记忆深处怎么也挥之不去。我真切地感到，那小小的煨罐子，盛满了姥姥淳朴而伟大的爱！

愿天堂里的姥姥一切安好！